

馬石田文集卷第八

銘

致樂堂銘

有母鞠我聿邕而弁于何申之翼々其燕其燕其寧遠
豆載馨于何將之承其氣馨嗟々婦子克相肖匪惟
母宮祀布禰廟惟夫人受祉惟孝子錫類惟天可忱遲
斯百厥世

梁彥中家塾中致慈亭銘

肅々祖禰於昭厥靈曰既降止于墻于羨不顯孝思鑑
我蠲饒昌尔孫子賓興于世

書櫝銘

農善鋤耨匠利斧斤其器既精其績惟勤以食以居可
必於憎士不農匠崇文著書濟世間燕明世所須秘冊
於櫝經史百家內沐其澤外芬其華漆梓勒銘以告弟
子我承庭訓敢不殫爾惟天精明不畜于人惟物淫昏
乃迷厥貞匪聖匪賢曷先我覺匪訓匪辭我孰從學曰
我祖考矣葉顯揚革我世俗維文是將迨茲百年士而
不民我辭諄庶大尔身

書几銘

木也材漆也堅工之良其成器也完吾克有之利於燕
間之觀

居室銘

苟居室也敬則疇之可訂苟學古也專則疇之不傳有
幽者神有窮一作亨者天將寵綏之尔益勉旃

止善堂銘

維昔邃古取民顛蒙弗致于福弗鄰于凶鳥居獸食其
行充一繁文字肇啓相我民止明靈宣昭曰人曰己以
破其昏以迪其內衷以燭于盲以震于辭洽于大同止
善之功

遵誨堂銘

其誨導，其遵訢，以績以勅，以資以殷。

王仁輔左丞德符堂銘

耕之澤，獲之程，植之苦，木之菁，是謂德符維善之趨，有以考室矢銘以質之。

輟然亭銘

維茲世人時化物遷雜沓紛至攻于吾前吾乃應之而一輟然其輟者何不吳不教不震不譁順受維嘉豈喜笑之者耶

李氏種德堂銘

錢轉具農服田財貨集高懋遷維士進德，維賢種之

于世，有年農商外求我乃天臯陶之道子勉旃

龔友輔續古齋銘

古有道載諸辭我續之徵於斯維友輔篤古學予為銘聽毋藐

允懷齋銘

疇沃，天是資稼以獲力之施道豈遠惟茲思佩我銘世乃師

箴

舟箴

伐木于山既斧既鑕于綴以頽金于屋以編管杵亞縷

案研桐之脂塗于木間以禦外波不觚而剝不趾而趨
南國利之以載以居不車不廬越紀弥章矢溺溷濁汗
海若之宮馮夷乘顛軒輕上下萬緡千纏不施其功卒
不思改圖田是言之水豈不仁哉

酒箴

瓶曰何鴟夷脂韋敢侮予為清冽以實我罍微以緡我
手我肩我燥煇須我不我世須世將焚如彼殄天物而
糜民食莫而之急世迷厥明不而之辟日甘其喙而毒
其腸俾其虺虜俾其叫狂古宗廟之事錫嘏受祉以洽
神人匡淫之以詎出入兩宮經營公家以脂以膏不予
之塗泥而蹈其近利而安其後譏何鴟夷之智為

贊

恭贊御書奎章閣記

至順二年十一月七日上遣內侍至臣祖常門賜臣祖
常御書奎章閣記碑本一幅者臣祖常冗鎖下品才識
淺薄叨被光榮待罪風紀夙夜恐懼無消埃補報於聰
明之萬一不得斥逐則為大幸顧迺曲加天寵猥賜定
翰煥乎日月之光華郁乎雲漢之昭回義書八卦禹叙
九疇雖有義有文亦不是過也何則義有義而無文禹
有文而無義必待周文箕子者出然後文義大備垂之

無窮今皇帝陛下即位之明年開奎章閣布政四方大臣公卿以次進對少間則覽古文圖書綜覈古今求其治亂之原以施於天下以戒於群成廼製奎章閣記俾工官鑄諸樂石茲皆萬世無疆之憲也猗歟盛哉臣祖常受賜不勝感戴聖德北向百拜齋沐謹為四言詩以贊於後云

皇帝明聖受天之命撫御四海民物遂性物性既遂太和雍熙而暢咸宜于施清燕暇逸不遊不田刻文垂訓萬世是傳賤臣荷寵天光臨門寶藏私家以遺子孫臣拜稽首維聖作憲義畫禹疇法天行健有義有文

於昭日星豈惟修辭大同於經嗟臣螻蟻待罪風紀靡實追罰幸不訶鄙乃重受錫天德何報糜軀銜忠罔極
復畫

吳宗師畫贊

有髦之思而弗施有肅之容而自儀冠裳孔都登降拜移載以德輿豐其道樞俾同我尚世之儒相實民之望豈囿於象者邪

贊雙兔

兔爰相伏蹲囿田墮宅丘原嗒彼罽儲頽功壽斯文圖尔形

貧吳牛

予觀牛之顛趾飲嚙同於羔羊其為功也不類遠矣今日擊此卷不覺興嗟

雜文

丁君誄

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山北道廉訪丁君文苑卒嗚呼文苑學定以利人而不得大施而又壽不享年茲緇紳大夫所為痛也乃作誄曰

有樹其柏孰培而斧有良其器孰陶而窳昔也聯裳荷天之光靡行匪短靡言匪章試官民庸博其碩亮以照其疲癘持斧冠豸而蛇虺弗嘬何辜于天而不遐年誰謂為之終其周全服食之就耶藥石之不耶惟減受祀果何修也飛羽天湄君柩之旗崇璞山礪君墓之碑酌奠余奠誌莫余辭爰封茲誄敢識余悲

仁本堂解

粵古先民孕善於中而契乎天倜侗不鑿質良而全潔然以名而不之貴靡然以利而弗之嗜憧憧往來不求不伎聖哲弥綸弼以仁義鯁囊在下瞽頑弗慈乃以孝烝之痺君弗弟而友道日至孝弟辨矣仁義治矣魯東家素王有子其徒揭示仁本範世立謨彼婦姑勃礩評

語帚箕而獨何居煦濡以愛飲食弗敬是又孝耶生先
乎吾宗法是系敢不悌耶儒服者去行仁之本孝弟實
始將由茲以達夫博施故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翕和雍熙陶以怡以比屋可封而刑措不用者願不由
世咸孝悌而仁哉我解仁本以斯義準吳氏之子尚佩
惟允

記河外事

有計吏河外未稱河外斗菽三十千弱民持錢告糶大
家大家亦無有菽日益貴民日益病而有司賦之日益
急也余方食投箸記其說且曰菽之比粟也奚急而病

若是履賤踊貴也有司賦之亟其謂何請子悉之吏
曰子儒服者所謂治天下之事子蓋情之也故事國馬
食歲徵諸內地而不給則漕河間鹽錯置郡邑筭民之
口而廩食之估當其直而以藁結入之官又不給則差
河北郡縣凡民穀幾可秣馬幾俾馬就食于外今中山
河間趙地百姓無糖粃救旦夕命人挈男女之里中不
得易斗米其均賦於河外有以也子泥於古而昧於今
而不知通變之道子不仕則已子而仕將見瘼官之罰
集子之躬矣余言盡不可信耶

夏乾禱雨文

惟神靈馭雲氣呼吸雷雨變化罔測出入八極今本鄉神之祠宇在焉是神之所依歸也而祖常等耕鑿給食事神弗謹神其降咎以病吾人歟且沛澤不時稻苗將稿歲或不登則何以供王賦而為神之樂盛乎神其鑒此也

策

會試策問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能叙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以將弊亦可變通者乎入官者日滋

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選舉乖方則廢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命風紀擇可為守令者善矣然必求於資歷相當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可施於今乎課績良法也今以五事備責守令徃者虛文考功可復乎州郡牧守限於品秩缺負者衆唐以來權行守誠激厲獎借之道獨不宜於今乎諸君子裒為舉首各悉其說

擬廷試進士策問二首

文武之道有國家者不可偏廢也文藝對策取學問之士我朝已行之矣獨武舉未講非所以備文武之道也

方今四海億兆之衆蘊蓄才能者豈無其人乎夫武職子弟襲受世賞衣食為事游媚富貴使之將萬人率千夫其餘於一作功勳之裔則至厚矣國家何賴焉茲將議立武舉以求草澤弓馬膂力之夫謀畧技能之士以應武選其策何先乎必功勳世臣之裔草澤有能之人兼用並置仍不戾於時宜何者為便益之道乎子大夫學通今古之制衰然來廷其悉以對朕將親覽焉朕纂承大業祇適先猷畏天愛人罔敢不敬故屢詔有司各揚廼職使息澤下流而吾民得以遂生而樂業斯朕之志也而聞有司療官者不一或貪墨不法以抵冒

條禁或優游不事以苟年勞或保祿自營或矯情取譽廉恥之風幾於不興且有官之士在民之上所以師表百姓而百姓賴以安者也而乃自治不嚴如是何以居人之上哉又古者刑不上大夫而官序有常庶績咸熙而今也風紀之司糾劾論治偷墮回循之俗日盛未見其振起者何歟豈公家審官之術未得其要歟抑毀譽交養不覈實歟將求激厲廉恥之道而期官士自治王澤下流而百姓安其策何自子大夫明古今之義其於事宜之體講之詳矣悉心以對毋隱

題跋

書崔大素彈琴詩序後

古堂上樂皆亡獨琴在今之琴雖盡非古意然猶愈於
已也省菴周先生謂余言汴士崔太素雅善鼓琴群髦
方聲其工被訶詩問子盍賦之予悼道不傳續綴事方
殷不能為韻語俾太素絃之省菴周先生其無庸病哉
跋夫子擊磬圖

天地日月不容繪畫而松雪翁寓意於翰墨之中吾固
知其欠荷普之非真知聖者也

恭題御書雪月二字

上日御奎章閣聽天下之政蓋所謂未明求衣日肝忘
食者也恭已南面不廷聲色清涼之頃留神翰墨於昭
回雲漢之章尤見天縱之聖也茲雪月二字詔賜中奉
大夫侍御史臣健篤班事天子官侍御史持平緹紀憲
法是賴非有清明之德配彼雪月者則天子不以此官
官之矣聖人在上量包天地么麼小臣智識狹陋曷足
以窺之意者或萬一歟臣祖常又得陪侍御史下列乃
屬臣為贊遂告之以是俾其子孫寶承之以世其家焉

記御史臺題名後

天曆初有制命御史臺具石題名聖言渾灑有訓有戒
天聰洞達照知物情而文字簡易蓋堯舜都兪之音也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向德以象之臣趙世延既承詔為
文至順三年九月日臺臣等撰敷宣德意列載如上維
時長貳曹屬之次乃列於下後之來者尚徵於始而終
之也且人之善惡成在是亦懲勸之義而不可廢也嗚
呼慎之哉

題松廳事藁畧後

昔祖常承乏察院初官未熟時事往為信古道動輒
得咎言秦州山移之變則得奉祠大社諭鈇公丞相廢
法擅權則謫官開平嬰虎口之毒橫斥五年幸遭逢天
日清明更張化該凡是同惡盡狀顯露善類蒙進眾賢
登朝而祖常忝備名用待罪詞垣暇日偶繕閱書麓見
有章疏籍稿數十紙回繕寫成一編祖常詐敢費直要
譽庶亦存愛君憂時之萬一云耳名之曰松廳事稿畧
者明其與同官論列者皆不記也至治二年端陽日浚
儀馬祖常識

題簡母墓銘

金石之文銘壙尤難宋王安石最善銘此下疑有可知其
難也此簡氏銘郭賈所撰賈以篆名文亦簡不煩序人
子之孝天之至情難哉

跋姚照磨攻墓銘後

御史臺屬姚絳持其先世墓銘求予跋文字讀再過乃識予後始予考京邑鄉貢第二場課包茅賦一篇絳實寇數百人又以才請佐予禮部今又據臺府祖常遺官侍御史而絳陞充臺掌故則打其家世之傳文字之列宜知也且彭澤活人之衆如此絳之碩大頭達寧有既邪

一 跋誠求堂詩

得龍之嗜龍可以養知馬之畏馬可以解彼含氣之不靈而我得其情寔用乎誠况靈於彼者可不以茲求邪

記

固始縣重建縣治記

皇帝踐祚詔內外大小臣毋曠庶官縣大夫同稽首曰予一二小臣才學不力豈有聞知奉天子明命辱守茲土夙夜寅畏如齊如疾恐不能上宣王風下成民功以遺邦之羞願茲公署既痺且陋不克以居何以館王人何以聽臣事予一二人毋循故常毋爽等殺不刻不畫一再營再搆寧不偉歟越明年改元落成凡為屋大小若干間為工始末若干日秋八月縣大夫走吏于光請記厥績將勒諸珉以耀後之人祖常曰作器必銘作事必記予以考古予以垂訓俾繼我者從事有稽也今賢大夫承流宣化之余力不謀其私不肥其孥闢茲新堂照

臨百里可無辭也哉惟固始為縣或國于周或侯于漢
暨二國晉隋唐名制隸屬山川職貢有圖經在皆不書
記其迹於世者昔趙氏失德江淮之交風燐宵明戍鬼
畫悲乃若斯邑南窮山北盡淮陸可騎水可航田畝之
忙彌磔者無慮十八九虎豹之所宮狐狸之所號故老
遺人談之者尚感額而可衍疑掩袂也迨我朝天昌景
運奄有二國建制縣邑立官立師撫摩瘡痍寵綏倖遺
不四十年陳蔡曹宋吳楚甌越之民雜耕於野交居於
邠于今稱沃壤然其人失鄉遂教習夷獠之俗動以利
害相磨戛以舌吻相撼操持短長日叢于官重不幸饒

茗漆竹箭材木之利杭林之精鑿鳥獸之毛革所以塞
聰障明者靡不悉焉居官之位者難矣哉某年某月日
某官等偕治是邑人宜之不敷不詳如子安父居無
何奔走群執事作茲後翬之堂翼翼之廡賓客有位
庖厨有次豐而不奢華而不忒辭天造地設人未告勞
又何變難為易如斯也非大夫之賢疇克爾哉蓋嘗讀
春秋魯莊公二十三年秋書丹桓宮楹明年春書刻桓
宮楹禮曰諸侯黜墜又曰諸侯之楹斲之斲之於春秋
於禮立教者三致意焉何則重禮制之或廢也今邑人
宜大夫大夫有人民有社稷文有吏武有兵諧其神人

罔有圯傾尚何以二魯譟譟為哉

小石山記

岳鎮之列居四方其間出雲氣神物變化靈異以之順成年谷滋益品類者大矣至於巖壑之巖岩穴之秀木榮泉清瑤禽竒獸之所託依往來仙真高人之所棲宿是皆有以寓游觀樂放逸在君子之所不可廢者也淮以南諸山石曠而不瑩予得小如盎者一鑿器實水植之其中亦磊落峻拔含蓄雄偉可喜也彼雖不能如岳鎮之大出雲氣光景神物變化要受封祭然世或欲捷淇竹以塞河決鍊五色以補天漏則予斯石也其能無

尺寸之功歟

留侯廟記

國家著令凡先民之有功有德於世者所在得祀焉彭城之留城有廟曰留侯之廟壞而不治神將無依其守趙君克明節制日之稍入勸民合力會財以集工徒蓋茨完好垣墉旁周階庭室屋有翼有承丹漆黝聖弗麗于滌經用量制咸稱庶宜神棲孔良象設惟肅吉蠲從事牲醴碩鮮鄉之人祝禱即享歲無疵癘嘉生繁興民庶翕悅遂來求文刻石廟中圖以侈大神惠茂封邑於無極也嗚呼古者作事有記為教之意深矣大笑彼有

務勸民以事鬼徼福以媚神者搢紳文儒之士固不欲
書於冊而告於衆矣茲能以禮祠其鄉之賢士大夫講
俎豆之容者則是敬君之命而納民於道也則是非文
法奔走之吏所能識也又可不載諸言辭以傳於世列
其懿行美蹟宣著顯揚俾人有所徵而為善焉可乎否
耶矧名侯之功德卓偉郡國固宜通祀之以矣余典禮
之官也故為志以表之

小圃記

余環堵中治方一畝地橫縱為畦畦者二十一塍崑崙
奴頗善汲書日緝水十餘石井新浚土厚泉美灌注四
通陽春土脈亦墳起古所謂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者信
矣扒雜薑薑蕪薑善莖莖諸種布分其間柵以楷薪限狗
馬越入蹂躪圃在前時為故主馬廐土有糞合水之膏
澤併漬之後兼熟毛糞以侑廩米之饋餉吾於世資蓋
寡取也如是足日計矣學子汪瑄曰鑄鉄作齒綴于橫
木使土平細尤宜菜余謂不然土之力完則殖繁若力
盡則亦不殖矣曰為小圃記

上都翰林分院記

天子歲省方而都丞相侍省中率百官咸以事從或分
曹釐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具或執案

韃俗宿衛或視符璽金帛尚衣諸御物惟謹其為小心
寅畏趨走奉命固敢少怠而必至給沐更上之日廼得
一休也惟詞臣獨無它為從容載筆給輶傳道路續食
持書黻囊更空牘旬日不一畧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
微勤以自効而亦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
之研精於思慮而專以文字為職業非如衆有司務以
集事為賢者也至治三年汝陽曹公子貞分直學士院
實應後行祖常攝官待制聯屬以階上日懇謏薄無以
彌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內外清謐臣隣庶恥不煩訓
誨蠻夷懷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辭猶慎且簡
閒為民為歲而祠其詞之祝亦不誣神而夸故其意質
而文又寡是以益積其蘊蓄而不得肆發而為歌詩以
形容國家太平之功乃更相與樂其秩之美而憲其被
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朕是選若良亦榮矣夫良亦貴
矣夫可不研精於思慮以俟上之名必昭渾噩之實而
列陳之則庶乎不疾於躬也不疾於躬則於士也近矣
志諸壁因以存故實云

聖清廟記

大元遠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為甸服股肱之郡至元
十有八年世祖皇帝南平江南五歲矣即曩干戈放馬

牛而不用大者名儒修禮樂之事物有司咸秩無文于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為孤竹舊壤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之所逃者也列文以請大臣以聞上曰其命代言為書命以褒之謚曰清惠仁惠于今又五十年矣郡臣前後凡不計幾人漫不茲省某年某官等乃狀上尚書曰郡境廟象清惠仁惠之神歲無牲牢祭品不脩領祠無官尚書秩宗伯禮有儀謹以告其日會太常議制白丞相府符下永平曰夷齊求仁得仁廟食固宜歲春秋蠲吉具儀有司行事符且署矣乃重白丞相府以孟軻稱伯夷聖之清者也孤竹其宗國也今既象設而廟食之宜

以聖清名廟丞相府僉曰允哉嗚呼大道之鬱也則民為得而知古豈獨民為得而知古焉士蓋有一二世不知其傳者大道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鬪之暴內則有父子夫婦相與飾於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教朋友之交相與講於古豈獨知己之所傳又知當時之名世者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國家之隆而沐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者讓畔學士相讓於俎豆工商相貸以器貨而價不貳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教化之意願不由此歟邦之人尚孺其志而施於行哉毋徒神之而已也

願學齋記

古之民生有世教迨成人而四民之業定矣於是士者出而上得之以備公卿大夫之位其所施設於治政之具則推其身之所脩而已後世庠序俎豆禮樂詩書先王之道一切不行民之生於時者率蔽於耳目見聞之習駸然各鶩於資之所近情之所便而安之家殊人異而民志始苟矣上之人又無以一之嗟乎四民之業不分囂雜奇表踰制不教之俗交拏其前士之有特立不迂於彼者真豪傑也哉靈龍王敬從義甫士而起家積官為禮部郎中矣廼表其讀書之室曰願學且曰古有云非曰能之願學焉非敢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屬同官馬祖常記之祖常讀職方乘按靈龍稱塞下地國家建國全燕靈龍畿甸之服聲名文物之所被王澤之所先非古靈龍矣矧舜州之壤孤竹之墟朝鮮之封其民固已熙洽於聖賢之域矣漢唐之君其德不能遠故稱之為塞以塗墁其疆理之隘爾三光五岳醫無閭北鎮又東千里天地網緼磅礴龐厚博大之氣鍾於其間區區以丈尺地量人物者小夫之智也今從義甫有士之行而有位於朝當世教化方興特立於聖賢之鄉而為天子之郎官有名於朝矣而朝之時曰書夕之時曰

書猶名室曰願學鄉之人日迪從義甫之誨不遷於冀
雜竒表踰制不教之俗而皆願學焉將不煩乎官師之
政而人悉為士矣若然則願學之功豈王氏所得私哉
禮部合化堂題名記

凡職事官悉有司也惟六官隸丞相府分領庶務須降
文書春官典禮古秩宗之職或謂之南省或謂之儀曹
其視五官非獨有司之事焉天子祠郊廟則贊相中書
論制度則與議朝覲會同之班簿聲名文物之品節咨
辨位之名數稽載籍之推本莫不於是詳定焉褒崇旌
異勸善成俗報德尚賢尊右儒學之義咸敷大而涵煦

之優柔而裕養之生而不殺之道存焉與夫饗食膳醴齊
之薦于上餼牽牲牢之饋于下以仁睦親以德體物分
吏以上四方之職貢專官以比四方之賓興嘉谷靈獸
駉禎奏祥皆附以達彬々乎華要之地而大夫士之高
選矣天曆己巳皇帝御極之明年飭百官脩職禮部奉
命惟謹乃相告戒不敢怠於事登公堂而更相命曰傳
所謂禮樂合天地之化者豈不謂茲類耶請用合化為
禮部公堂之名記堂之始末遂署官負之名職屬之次
於左方云令甲尚書三負侍郎二負々外二負主事二
負令史十九人通事一人國字譯史二人西域譯史二

人知印二人奏差十二人官並載其姓氏序遷之由令史以下因制以具名俾後之人有徵焉

察院題名記

審官之法既壞仕者雜出而天下始不治矣或曰緣時貴以取進或多貲以交結變易詭詐佞媚側辟一朝居位而臨民之烏能償其積貪乎世祖皇帝至元五年立御史臺設監察御史振肅庶官糾劾貪邪以繩吏牘以除民瘼當是時宋尚未納土餽饌供給羽書四馳中原幾十百州日以飛輓為事自漢唐之主觀之當以軍府為急而我世祖皇帝憂民方深不俾瘵官毒我黎庶則

雖堯舜之明四目達四聰者豈過是哉列聖相承成法具在天曆皇帝登極顧御史大夫帖穆爾不華若曰內外非臺察則官以墨敗者無由而知貪何以懼姦何以戮乎汝可於臺院殿院察院刻石以題名焉嗚呼天曆皇帝丕承世祖之謨烈詔臺臣三院題名者臣祖常才雖謏薄不識帝王之度要非夸以示人必勸之以善而懲之以不善也名既刻矣後來者有目為材御史者有否者則為御史者可不懷哉臣祖常於是而知天曆皇帝帝王之度也守院御史脫王德新請曰石既具矣請以尔言為察院題名記起自至元五年至順三年監

察御史姓名咸列于左云

州判張君去思記

在唐河東薛存義拜零陵令且行柳宗元贈以言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民之後非以役民而已也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余每讀文至斯未嘗不掩卷太息也嗟乎三代而上長民者皆學士大夫知義禮有誠心愛民自能先之勞之而無佞隱然民之役也三代而下吏寡聞學無惻隱之實罷軟者不勝任強幹者依勢作威公然役民而已矣惟元統至元間吾光州判官張將仕獨不然將仕質義性恬勇於行善先是淮兩曠民荐阻飢無良者相扇就剽掠及是歲稔猶徂前非所在竊發教棍化梗公私病之將仕以逐捕為己任盜不弭為牧民者責選良騎挽強弓挾勁箭率武夫即其巢穴逮之無遺由是惡少屏迹閭里以寧或訝判州不畏強禦能得盜必起擢將仕感然曰此吾職分內事耳何敢有功且不能令民不為盜致墮憲網今得其情徒切哀矜何敢有功其不伐如此暇日邊津宮遙觀齋宇見庖廩無次謂堂不洽司馬丞相祠圯毀謂士民曰廟以祀先聖先賢堂以厚有德學校以育人材昔馬監州勸導州

民間草萊前剪荆棘經營創始三十年于茲矣我後人乃不能繼其萬一殊可愧歎即日命匠鳩材完繕因司馬丞相之祠遂立三賢堂以楚孫叔敖齊相揚情配食焉三賢者或生或封或隱於是將仕又以道彌其州人也已廼葺司夜之鼓已乃葺邏傲之司乃葺駟郵蓋以儒道不崇人心不正縱擊鼓警姦何益於治姦知警矣然後嚴捕盜巨警其未警者焉修駟驛以傳達文書焉四者所施有序以故州民德之於其去也思之不置具狀懇余門丐文記實于珉余方闔門城西取篋中敗書冊點校存家學辭且未暇至于再三請益堅義不可辭乃

曰張將仕由汴省宣使判吾光能使州民懷既去之思是可嘉也較諸受直急事役民而已者邈乎其魚越矣後之未者考余文不誣尚矧之哉至元三年二月吉日資德大夫前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馬祖常記

殿中司題名記

國朝官制御史臺立殿中侍御史雖三府大臣奏事殿中先相閣白大朝會則知百官序班於庭在臺則百官有故三日各令曹屬報狀謂之曹狀云官獨簡貴平居無文書出則秉憲為使一道故職是者必國人世臣之曹必由監察御史以次進它人不與也天曆皇帝在

位顧臺臣若曰殿中侍御史題名無刻不宜尔可令自
今以上至制官之始咸刻之於其署殿中侍御史峻南
字羅請侍御史馬祖常言曰尔為侍御史時且以小嘗
學古文是記尔宜為之是為記攷之掌故殿中侍御史
得凡若干人具載于後

馬石田文集卷第八